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

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亾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

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亮直

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

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悦服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

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説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賛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葢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郭泰别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

從黄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荆州北遊

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
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
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
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
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
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
州荊州牧劉表以為賔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
士及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

則顔冉仲弓也　三輔決録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
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
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
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
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　世説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懐　又曰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兾

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
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
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增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
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
累十二博棊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

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内文明而外柔順必為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𤣥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彦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澣曰予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為穀記室穀曰子他日官禄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

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

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御諸

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

冨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

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

即弼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

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

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冦公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為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又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

乞詩峽題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真宰相器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同年髙其節賦廬山髙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為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冰清玉剛廉潔不撓凛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丈章似司馬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

其所賦喈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
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
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
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
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豊稷字相之相之所
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奮輩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古額爾袞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髙麗使者来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

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

斷有大臣嚣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邦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

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楊憲為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曰胡

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獻徵録曰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

法好惡頗端宋禮題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末騔僧之心　又曰天順間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王翺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翺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自少骨相異常僧蘭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
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
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
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
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
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
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
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

温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来重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為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原水鏡　玉人襄陽記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徳操為水鏡　晉書王敦以衛玠為玉人

髯絶倫　稱傑出蜀志關羽督荆州聞馬超来降與諸葛亮

書問超人才誰凡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髯故亮謂之髯　後漢書桓帝微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先後蕃曰閎王公之族夙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自直穉爰自江南畢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為先也

猶得其半

必於其倫　蜀志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統曰亂世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為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禮記擬人必於其倫

一時之佳

一世之烈　蜀志龐統至吳多聞其名及西還並會閶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　下詳前

聰明仁智

簡要清通　吳志

吳使趙咨於魏文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晉書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之

叔度萬頃 理身不穢三反也下詳品藻二

王肅三反 魏志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巳一反也性嗜榮貴不求茍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理身不穢三反也

增朱絲繩 **玉界尺** 潛確類書晉王恭方正亮直介然不群人比之朱絲繩 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輒言佳 **各有徽** 世說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

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荀子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聳壑昂霄　山峙淵渟

唐書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潛確類書許劭山峙淵渟行應規表邵陵謝甄高才遠識見劭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江左夷吾　當代子房

晉書南渡時綱維未舉溫嶠以為憂及見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　明史紀事劉基聰頴絕人嘗與諸友遊眺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衆皆未信惟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

薦士各有品目　獎目皆為名士

祕笈宋度宗時趙蚊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

風節大較似之　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為己任知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呂渭等數十人自經奬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者稱蕭功曹焉

門第人文皆第一　宦官宮妾不知名　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録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廊廟器　卿相材　唐書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之器也　温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曰卿相材也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唐書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

曰婁公雅量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宋史韓琦論近代宰相獨許可裴度本朝則師服王曾

子儀社稷臣　唐書代宗嘗謂侍臣曰子儀古社稷之臣也

王旦宰相器　宋史翰林學士錢若水號知人嘗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已而旦果拜相

潞公異人　子瞻大器　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彥博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蘇軾試中制科英宗即欲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耳

政事何琬　文章葉濤　宋史神宗嘗書何琬二子姓名於御屏曰政事之才何琬文章之才葉濤

海內奇才　江南夫子　宋史蘇軾

在揚州晁補之為倅以其弟泳之詩獻於軾軾大加歎賞曰此海內奇才也　蔡用之天禧中登第上萬言書上大喜曰自朕有天下以來奇才偉器未有如用之者出文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　後來王粲　今世李白　唐書蘇晉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　金史李經作詩喜出奇語李純甫見而奇之曰今世李白也　決其必貴　稱其遠到　唐書王珪少孤且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房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謂珪曰此數子皆公輔才兒決貴無疑也　蕭嵩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

品藻四

原璞玉渾金　晉書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
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宗廟武庫
世說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鍾
會如覩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瑕玷靡所不見山濤
若登山臨下
幽然深遠矣　但虞傷缺　唐書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
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
耳　太無阜白　後漢書鍾皓兄子瑾李膺姑之子也瑾
與膺年齊並有令名瑾有退讓之風膺
謂瑾曰孟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阜白
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今宜其時
汝道　增得孝廉　後漢書河南尹田歆甥王湛名知人
是也　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
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逢見种暠異之還
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
山澤隱滯迺洛陽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
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定人品

彙苑郭泰性知人好奬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和之東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

稱神明 元史安圖見許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許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非遠器 元史龔伯遂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官御史中丞伯遂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虞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至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伯遂後以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超羣絶塵 宋史蘇軾見黄庭堅歎曰此人所謂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者也

貌厚心小 五代史後唐髙行周隷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徳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心小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

南金東箭 晉書顧榮

虞潭贊曰顧實南金虞惟東箭　龍躍鳳鳴　潛確類書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雲津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遺以石硯　事文類聚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待遇甚厚既別以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入翰苑宣召草制將入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攜他硯以行面受旨則蘇公拜右僕射制也退歸玉堂視所攜硯則頃年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言若鹽酒　通鑑崔浩言於魏主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不衣

自煖 世說謝叅軍起宗一日詣東府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清風拂人 又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庭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每變益上 說苑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對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五十為邊城將遠者復親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有短見長 彙苑霍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所以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

海岱清士 世說桓彝有人倫鑒見東海徐寧曰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南州冠冕 潛確類書司馬德操有知人鑒龐統少時往見之德操採桑樹上與統談論自晝連夜稱為南州冠冕

孔顏道德 彙苑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道德孰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三人一龍　魏略靈帝時華歆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三人敗德　太平御覽夏侯玄求交于傅嘏不納曰太初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鄭元茂外徇名利内無關綸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凝然不動　雜錄呂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夷簡語夫人曰四兒皆繫金帶但未知誰堪作相者吾將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將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乃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也　吉人辭寡　晉書王獻之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退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冰清玉潤　又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為

婦翁氷清女婿玉潤

美兼諸人 世說晉時人語云阮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棟梁之用 又晉庾敳見和嶠歎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才患其多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弘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越無一仁 漢書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王問之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吾以為越有三仁何如對曰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責育弗奪 又武帝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明練簡至 魏志

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元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巳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異日秉鈞 事文類聚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方以太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公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並相沂公從容為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不可及

不可當國 又

冦萊公與丁晉公始相善李文靖為相丁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不用問之文靖曰今巳為兩制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冦曰如丁之才相公終能抑之乎文靖曰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丁公秉政果傾軋如文靖之言

翰苑名流 元史揭傒斯字曼碩早有文名大德間遊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

文章冠世 又歐陽玄字原功幼時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其塾師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

江左之秀 晉書桓溫嘗與僚屬讌會羅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是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唐突西子 世說庾亮嘗謂周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清靜默識 又張茂先嘗言成公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周邵程朱 元史劉因論周邵程朱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品藻五

原論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竒異未有能神而

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
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
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
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
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
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燕幷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

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

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

雖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為良史也　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為陸遜所覆然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

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恵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寛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强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强不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强齊雪君王

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

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巳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為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增唐皇甫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為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為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出攣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静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

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栁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薫蕕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寛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

之用於與奪為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恶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徃而敝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為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甞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

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

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為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

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嗌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

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廵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

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葢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

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鋭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

雄唯漢高為不可及也夫

明歸有光泰伯至德論曰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

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蒯商之事先儒嘗已辨之而論語之註麄革之末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

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簒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為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

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成而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説是孤竹不為賢而必箕潁以為大歷山不為孝而必首陽以

為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為迺匹夫匹婦之所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殘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予以為知言揚雄製作深奥而行事不副其作太玄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

驕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黒哉縱其言髙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歴魏晉六朝而吾道葢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嫌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幾羮吹虀何異況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

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説者譏其因文以見道葢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絶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

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
也然亦有好竒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
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
而一旦廢棄遂終其身不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
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為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
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内而伾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
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
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禄之權

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叛伾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

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為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為姻屬亦終不能少為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异之材為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

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益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為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

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

瑋非李廸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龎
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益軍庸與品節有
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
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
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
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
後二集俱於卷末録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
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遯世之

心夫　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

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龜其他

衆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

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

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

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僕制度一新

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

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

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其人而畏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盖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原行浮　德蕩 禮行浮於名 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魏志

文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

著然後有名非所當疾正可循名責實也

飾非釣名　**違道干譽**　上見漢書公孫弘傳下見書

增 **震京師**　**動宮禁**　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歸田錄王樞密疇之夫人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升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賞識後進亦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　太宗於蘇易簡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原 **簧鼓**　**游揚**　莊子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曾史是已　漢書曹丘生謂季布

曰嘗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增 共相標榜 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不為表褾 金史世宗嘗召張汝霖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為表褾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可革其弊

原 實賓 公器 莊子名者實之賓 名公器也

名譽二

原 為善無近名 見莊子 死名 莊子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 徇名 漢書賈誼傳烈士徇名 為吏不好名 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為吏之跡不好立名稱長者

增李杜齊名 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復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少得名譽 人物志晉繁欽字休伯以文章機辯少得名譽於汝穎間

少有佳譽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遂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無惜齒牙 世說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未爲時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朓嗟歎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足下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宜稍自抑 唐書劉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

崔蘇齊名 又李嶠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盛名難居 又房琯昔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

實不副則訾咎深也

名動里中 又韓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人死留名 五代史王彥章傳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不求聲譽 宋史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

為善近名 又蔡襄疏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豈思今之人逐權利激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

實美得名 人田況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者亦頗以好名為非況迎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偉若日月不能繼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約自守不為恢閎寬明之事則名從而

晦矣雖欲好之何可得耶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侈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悦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棄之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

爲之延譽 又田錫字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嵋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由是聲稱翕然

聲譽大振 金史麻九疇字知幾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

標目 獻徵錄明刑部郎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切劘為古文辭唱和為樂都人士無不標目七子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人部五十二 風流 質文 鑒誡

風流

原王樂為首 晉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為首

終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增登樓 晉書庾亮都督江荆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竟坐譚論

原嘅薤 又庾亮過陶侃侃坐嘅薤留白云可種侃曰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術

乘月諷詠

又袁宏臨汝令勗之子少孤以租運自業謝尚鎮牛渚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令問之袁臨汝郎尚遂就之升舟與譚

增風流宰相

南史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況也

季真清談

潛確類書賀知章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風流人豪

雜録程顥讀邵雍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歎曰真風流人豪也

黄樓待客

宋史王鞏旦之孫也有雋才長於詩蘇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黄樓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風流別駕

人物志宋晁補之字無咎與東坡唱和坡稱其為風流別駕

質文一

原禮記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璪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原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曽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髙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

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操可謂彬彬君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　又曰玄宗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崔沔議曰太羮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羮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

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鄭覃執政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

又曰柳芳論氏族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

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
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為集傳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
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
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敎於本其敝且末設敎於末
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
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
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

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又曰李觀字元賔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寛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

宗謂祕書監伊喇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

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又曰有司奏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宫殿制度苟務華飾必

不堅固今仁正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為人有所難能者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麁豪之氣光武所不為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敎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

又曰布呼珠為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也今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又曰

解縉疏言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鉅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又曰世宗視太學進諸生横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質文三

增白賁 黄離易賁上九白賁无咎離六二黄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楹刻桷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注采木名 春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 丹雘 絺繡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蕢桴土鼓

玄酒大羹 禮黄樽而土鼓 又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炳蔚

渾噩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揚子夏書渾渾商書噩噩

本立文行 内尊外樂 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又内之為尊外之為樂注尊其内之誠敬樂其外之儀物

不居其華 復歸於樸 老子居其實不居其華 又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質文四

原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

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憊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

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樸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

國成周草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韡於廊
廟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
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
民撥亂夷世攜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
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刋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敎探微言
之所奬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
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

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令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酈攡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

其疇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誡一

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

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又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髙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愽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

壓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寳而佩也一曰無内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名　説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髙而擅權者君惡之禄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原書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氷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鬻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有罪而不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

之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顔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

譽也惲内懐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覧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為

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為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　增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

俠援前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道也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

嵇紹為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為屏障使朝夕見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内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玄齡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藴古上大寶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又曰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

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尅責贄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贄極論以為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　又曰柳玭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述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為稱首　宋史曰符彥卿鎮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　又曰太宗嘗賜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輙發悔不可及儻

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敧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敧器邪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又曰仁宗時楊安國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

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賛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又曰范純仁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

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

又曰范純粹在關陜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又曰親族有請敘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人物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又

曰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己以謙待物以恕　金史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宫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可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穆呼哩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鋭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

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墮先人之名爾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廉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誡子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內三殿成

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廬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

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遺歷閭閻之句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幣有差　又曰宣宗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一日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又曰賀欽成化進士與人言論

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之語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又曰弘治十年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葢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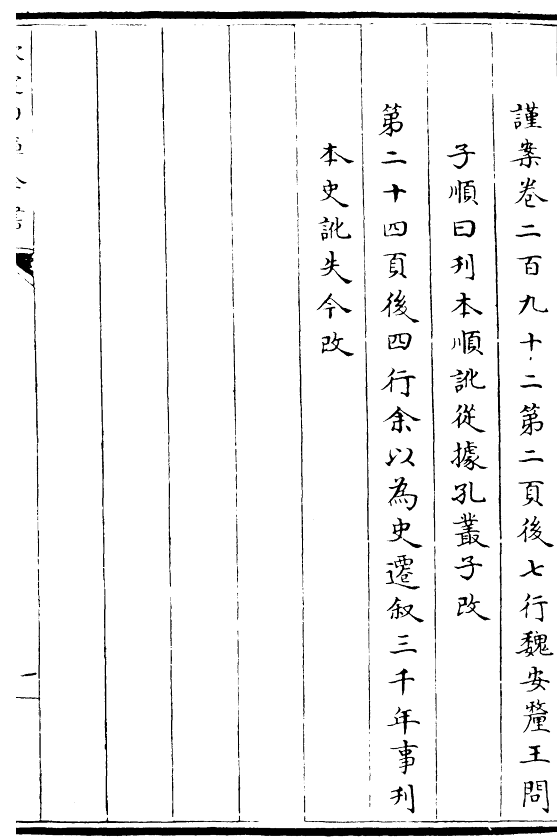
稱人之善也惡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　又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户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寛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嘗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　又曰鄭端

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此則為君子如彼為小人公聞敬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為君子者父之敎也　又曰楊文懿守陳為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召閹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蠱者啓禄山之變何也葢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皆常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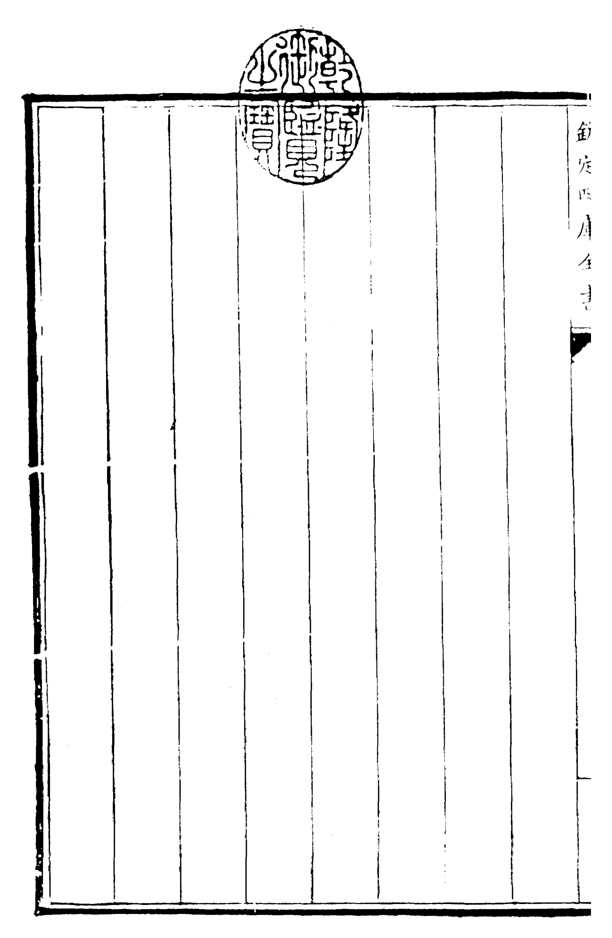
又曰冢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讀書為三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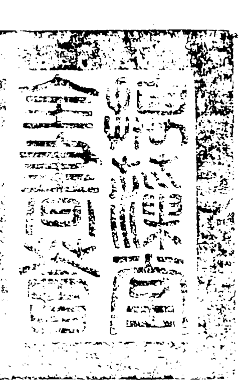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謹案卷二百九十二第二頁後七行魏安釐王問子順曰刋本順訛從據孔叢子改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刋本史訛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謄録監生臣周　元